

读书

主编:文天心
执编:于晓琳
版式:许晓彤
美编:倪海连投稿邮箱
read0451@163.com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·妙赏专栏

《大地上的星辰》/北乔/作家出版社/2025年5月

书香心语

巡井车碾过油田柏油路,夕阳将抽油机的钢铁臂膀染得金灿灿。刚下车,便见老班长从快递收发处走来,怀里抱着一摞牛皮纸包裹的书籍,边角沾着旷野的细沙。“书呆子,你的‘精神口粮’到了,再读下去,眼镜片又加厚了。”他把包裹塞给我,打趣里藏着暖意。我道谢时指尖触到纸壳上的书名——申广志的《石油的季节》、赫尔曼·黑塞的《悉达多》《荒原狼》与《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》,身体像注满温热血液,踏实又滚烫。

捧书回寝室,夜色已漫过窗帘。我点起桌角橘色小灯,光晕圈住半张书桌。翻《石油的季节》,书里的钻塔、井架与窗外抽油机遥遥呼应,克拉玛依的风似从纸间吹来;读《悉达多》,赫尔曼·黑塞笔下的河流又将我带离戈壁,沉入灵魂世界。小灯光里,油田广袤与文学深邃相互交织,白日巡井的疲惫、独处的孤独,都被文字海洋轻轻托住,与作者思想碰撞的火花如旷野上的星星般耀眼。

与书相守的日子,早刻进记忆里。幼时家旁有片小树林,当父母去工作,我常揣着“小人书”躲进树林。以石为凳,指尖划过“虎牢关三雄战吕布”的铠甲,“锦毛鼠三探冲霄楼”的飞檐,林间风声成了故事背景。偶遇遛弯的老爷爷,他半导体里单田芳的评书,“李元霸震四平山”的豪情、“崔莺莺夜会张生”的柔情飘进耳朵,书中人物仿佛跳出来,陪着我等父母下班。

少年时,学校图书馆是我的秘密基地。第一次借今何在的《悟空传》,当翻到“我要这天,再遮不住我眼”时,竟被深深震撼,原来西游故事能这样写,孙悟空与紫霞的遗憾更揪人心。后来读痞子蔡的《第一次亲密接触》,看轻舞飞扬的故事在墨痕中流转又戛然而止,我躲在角落泪湿书页。《青年文摘》每期必读,那些青春短文如夏日清香的栀子花,清甜成了记忆注脚。如今想来,年少读的书,都收录进了名为“岁月”的册子,满是少年心事。

青年时到油田,抽油机成了朝夕伙伴。每当夜色漫过井场,树影在月光下摇曳,我总翻阅《平凡的世界》。读孙少安顶着压力办砖厂,从“烂包户”变为双水村“能人”,我被他自强不息的韧劲折服,仿佛自己也成了黄土地上拼闯的青年,想在黄土坡里闯出自己的天地。书里的故事与井场的灯火相映,让独处时光有了温度,也让我在平凡工作中找到不服输的勇气。

人到中年,我渴望更深邃的思考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成了案头常客,书中人性的善与恶、信仰与怀疑交织,每次读都像与不同的自己对话。我慢慢懂得,读书不只是看故事,更是在别人的人生里看清自己。曾经的困惑与纠结,在书页间渐有答案,心里也变得通透。

过了不惑之年,阅读反而简单纯粹。不再执着“大部头”,偏爱慢节奏散文。汪曾祺写“昆明的雨”,把菌子、杨梅写得活色生香;李娟记载着阿勒泰牧场,戈壁风、羊群咩叫声似在耳边;刘亮程的“一个人的村庄”,让我想起幼时小树林的清幽宁静。这些作家把热爱藏进朴素文字,寄情山水,忘忧自然。读他们的文章,像偷得半日闲,焦躁褪去了,只剩平和。

如今秋日,我爱拿本散文找处安静角落,翻到最爱的段落逐字朗读,文字旋律随秋色流淌。平凡而美好的事物在朗读声中具象化了:是汪曾祺笔下的栀子花,是迟子建写的额尔古纳河的星光,也是身边油田的晨光、树林的晚风。

有人问我读书能找到什么,我答不上来,并非每本书都有答案。但阅读的意义早已超越“找答案”:它让我身在旷野却见到江南雨、阿勒泰的雪;让我化身孙少安、悉达多等人物体会不同人生;更让我在浮躁中守住平静,学会多视角看世界。

往后日子,想必仍是与书相伴。无论井场灯火下,还是小树林的景色里,翻开书页便似打开窗,窗外总有新风景,等着我去遇见、感受、成长。

与岁月深情交谈的心灵手记

读《大地上的星辰》

□刘金祥

北乔的最新诗集《大地上的星辰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全书共收录258首诗歌作品,整部诗集以时间为主线,编织出诗人跌宕丰盈的前半生轨迹。这既是一部以步履丈量世界、借地名叙写生命的自传,也是一次重返故土,与山川风物、流光岁月深情交谈的心灵手记。

“粮食向这里汇聚,然后/有的独自远走他乡/有的随着村里人四处漂泊/地面坚硬如石板,经受了太多的世事/唯有咬紧牙关——《晒场》。”

乡村记忆构成其创作的精神源头。朱湾村,作为诗人生命的起点与乡村诗意的象征,既是孕育其成长的土地,也是其灵魂永驻的精神原乡。与草木共呼吸、与泥土相依存,北乔对这片土地上每一处细微之物皆怀有入骨之爱。这份扎根于生命深处的眷恋,如默默生长的根系,深入创作的土壤,最终绽放为动人的诗篇。

在徐州这片土地上,诗人度过了激情燃烧的青年时代,实现了从军人到记者,从青涩少年到作家的多重身份转变。每一个地名都无声见证着他的成长与迷茫,也聆听过他心底的梦想与呼喊。

桃园乡的冷风,显红岛的沉思,是他奋力向上的印记;云龙湖的偶遇、古彭广场的瞬间,书写着他始终向阳的态度;马场湖的演出、饮鹤泉的顿悟,皆是一次次内心的淬炼,孕育着希望,也绽放着青春的热烈与光芒。训练场上的艰辛,成为度量年少岁月的标尺,那些曾经挥洒的汗水,仿

佛乐章中最为深情的音符,至今仍在记忆中回响,化作时光里最熠熠生辉的片段。对北乔而言,南京不仅仅是梦想启航的港湾、人生重要的转折点,更是烟火人间的具象承载地。在这里,他不仅获得了求学机会,迎来了身份跃迁,更留存了许多关于亲情的画面,其中既有美好,也不乏惆怅。栖霞山、幕府山的考试经历,水佐岗、三条巷的兄弟情深,瞻园、石头城的思想转变,虎踞关、紫金山的豪情壮志,莫愁湖、花神湖的失落无奈,中央门、逸仙桥的悲痛愧疚……青春的熔炉与蜕变,成长的艰辛和奋进,都被地名所铭记,以细节而留存。

如果说上海是命运赐予的一份机缘,那么那些曲折的弄堂便不再只是寻常巷陌,而是化作蕴藏知识的宝库,弥漫着希望的光芒,在北乔的人生轨迹中悄然推动着每一次前行。“鸟过江”的趣事,定格下母子之间温馨动人的瞬间;亲戚罗平家的一餐一饭,也为那位正在寻梦的青年注入了热血与力量;它们仿佛一双托举梦想的翅膀,助他飞向更辽远的天空。而与上海的温润明亮形成强烈对照的,是极北之地哈尔滨——那是一个让精神得以淬炼的严酷战场。凛冽的冰雪不仅雕琢出壮美的北国风光,更为他的人生涂抹出截然不同的生命底色,成为诗人历程中一道深刻而坚韧的烙印。

临潭,在北乔的心中占据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位置。当西部的苍茫大地成为诗意的栖居之所,

当如“大地的眼睛”一般的风景映照出超越地理意义的精神原乡,这里的自然意象与人文风情,为他的人生阅历与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与活力。无论是大岭山中的际遇,古站城里的一碗洋芋,孩子们纯真的笑脸,还是长者宽厚的抚慰,那些借手机微弱光亮写下的诗行,既记录了这片土地上的孤寂与艰险,也流淌着一位半生漂泊者的豪迈与温柔。

七个不同的时期,七个饱含情感的地域名片,七重深刻的生命象征——既记录了诗人不停地行走与思索,也淬炼出他坚韧的精神世界,助他完成一次次生命的蜕变与升华。这幅由地名连缀而成的灵魂图谱,不仅让一位从乡村启程的追梦人看见生命的辽阔,也极大地拓展了作为诗人的视野与思想的疆域。在《大地上的星辰》中,北乔既以时间为线索勾勒个人的独特历程,又借助空间的无序跳跃来重组意象情境。从《挽回走失的村庄——致朱湾》,到《在往事中重建——致琼港农场》,再到《问候自己——致地铁13号线》,北乔打破了传统自传的线性叙事框架,转而以时空穿插与对照构建诗意图逻辑。正是在这样的结构中,个人的经历与地域的回响,超越了自我,映照出一代人的精神图景与命运共鸣。

《大地上的星辰》这部诗集,在地理的流转与迁徙中捕捉存在的意义,实现了从具体地域到精神世界的跨越,进而抵达对“家园何在”这一永恒命题的哲学思考。

显微镜般的观察下,清晰地显现出时代跳动的脉搏。

整部作品氤氲着重庆特有的潮湿与热辣,正如火锅沸腾的红油里沉浮的不仅是毛肚鸭肠,还有被生活反复煮熟却愈发脆爽的人生。作者本人三次高考失败,曾在家庭压力下感到绝望,最终在新闻行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;老赵失业后没有消沉,选择用积极的态度面对,计划着重新创业……这些人生中的不顺,在邱兵笔下却焕发出了别样光彩。

整本书粗粝的生活肌理与细腻的情感涌动相互浸润,使苦难不再是单向度的沉重,而是成为淬炼生命韧性的熔炉。这种“痛感美学”使书中每个故事,都如同被时光腌制的泡菜,初尝酸涩,细品回甘。

书中最打动人心的地方,在于作者始终保持着平视的慈悲。比如,深夜醉酒的外卖骑手蜷缩在电动车座上入睡,流水线女工用指甲油给机械臂画上笑脸,凌晨四点清扫火锅店残羹的阿姨,将儿子遗落的奥特曼卡片悄悄夹进记账本时,嘴角泛起一抹微笑……这些场景没有居高临下的怜悯,只有沉默的共情。作者对市井百态的细腻把握,让每个故事都像被江水打磨了好多年的鹅卵石,温润中透出光阴的重量。

“平凡人的伟大,或许就是越过山丘后,依然选择相信生活。”作者用22个富有人情味的故事印证了这句话,书中内容让读者感受到:看似妥协的转弯处,往往藏着最执着的奔流;那些在深夜痛哭的灵魂,在泥泞中踉跄的脚步,被现实反复捶打的理想,终将在某个清晨凝结成晶莹的露珠,折射出比钻石更夺目的光芒。

前方纵有千般荒芜,总有勇者追光而行。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缝隙里,永远会有人抬起头去仰望月亮,这便是《越过山丘》留给读者最温柔的启示:命运的山丘永无止境,但在每一道倔强的车辙印里,都蕴藏着无尽力量与希望,蓄满了重新出发的勇气和决心。

平凡生命的勇毅之光

读《越过山丘》

□陈猛猛



《越过山丘》/邱兵/天津人民出版社/2024年7月

千千阙:宋词里的大宋小史

□常华

常华

中国是诗词的国度,早在《诗经》出现之前,我们的先民们在华夏大地上就已经开始用诗歌记录他们的生活,而当周朝的采诗官们巡游各地,采集民间歌谣,以体察民俗风情、政治得失,这些散落民间的经典便以文字的形式固定成永恒。由此,在风、雅、颂的脉脉流韵中,我们一路吟咏着“关关雎鸠”“呦呦鹿鸣”,走进《楚辞》的天空,走进《古诗十九首》的意象与张力,走进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,走进自由奔放的唐诗,走进清雄婉约的宋词……走进诗词里的中国。我们收获的,是炽烈燃烧的文明之火,是打开中国历史、政治、文学、军事以及民俗民风的钥匙,是探寻中国文人心路历程的通关密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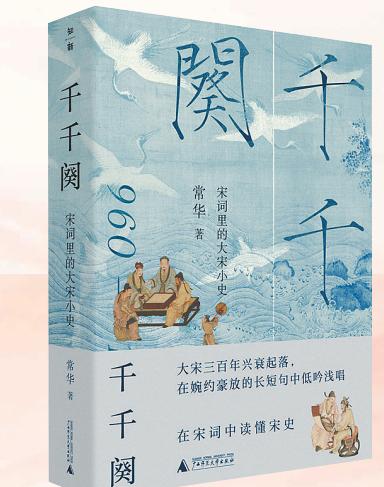
作为大盛于宋的文学形式,宋词与唐诗一起,共同耸峙起中国文学史上两座巍峨高峰,成为泱泱诗国的象征。宋词的兴盛,得益于宋代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,诚如王国维所云:“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,与文化之多方面,前之汉唐,后之元明,皆所不逮也。”当然,宋词能成为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,更离不开唐诗的繁盛。大唐王朝近300年的历史,让唐诗成为上至公卿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钟爱的抒情方式,而当这种深入人心的抒情方式与宫廷燕乐相遇,也便逐渐过渡为“依曲拍为句”的制辞形式。

由此,宋词的成熟与鼎盛也便水到渠成。经历过大唐的肇始、五代的丰富,穿越过花间词的金粉香艳、南唐词的深幽文雅,进入到宴饮无歌弦歌不绝的宋代,词作为一种诗歌体裁,已经成为宋人生活的重要内容,而当我们在宋词的低吟浅唱中一路行走,便会发现,品读宋词去理解宋人、感悟宋人,是一个多么便捷的方式,又是一种多么直观的体验!

是的,这就是宋词的魅力!“花底忽闻敲两桨,逡巡女伴来寻访。酒盏旋将荷叶当。莲舟荡,时时盏里生红浪”,只有读到这样的词句,我们才会看到,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是如何在努力摒弃花间派词人的铺金缀玉,以效仿和吸收民歌的方式形成其词作的语近情深;“席上青衫湿透,算感旧、何止琵琶。怎不教人易老,多少离愁,散在天涯”,默诵这样的词句,我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“文辞辞藻,有西汉风”的司马光的形象,看到一位“不通时变”的臣子,如何将自己的政治观点投向历史的深处;又是如何沉浸在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生命交响之中,我们相信,苏东坡这位被流放到天涯海角最终病逝于归途的北宋诗文大家,其实一直都在叩问命运,只是叩问的方式有些特别,一路绝尘,不闻鞭响,只听得阵阵鼓声。

当然,我们还要和“醉里挑灯看剑,梦回吹角连营”的辛弃疾一起,擦拭那柄壮志未酬的利剑;和写出“一川烟草,满城风絮,梅子黄

序跋选萃



《千千阙:宋词里的大宋小史》常华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3月

时雨”的贺方一起,感受江南的梅雨;和吟诵着“今宵酒醒何处,杨柳岸、晓风残月”的柳三变一起,共同喝光一壶浊酒。最后,我们还要追上李清照那艘为夫鸣冤的快船,问一问这位中国第一女词人,当她将“九万里风鹏正举。风休住,蓬舟吹取三山去”融入《渔家傲》的韵脚,是否看到了前方乌云蔽日,大浪滔天。

感谢宋词!让我们得以和宋人形成精神的对视和心灵的对话!感谢宋词!让我们得以在国运昌明的今天,以多元的视角和不断的求索,完成一次说走就走的穿越宋朝之旅。走进三百余年两宋史,它的轨迹,恰如一串词牌:始于“破阵子”,兴于“清平乐”,衰于“雨霖铃”,终于“如梦令”;而走进《清明上河图》这幅北宋长卷风俗画,物阜民丰的背后,伴随着清明时节的哀声阵阵,浮华喧嚣的终点,是国破家亡的黍离之悲。

当然,我只是一名历史爱好者,专业的考据和研究自知力有不逮,但我更愿意亦文亦史,文史兼顾地走进宋朝三百余年的时空。循着宋词的足迹,我愿意用历史随笔的方式,去面对大宋君臣,体悟什么是“三十功名尘与土”,去描摹那些远去的文人背影,千年之后,仍盼望“一尊还酹江月”,去融入那段滚滚红尘,领略“东风夜放花千树”。宋词、宋史、宋人,在时间长河里,我愿乘一只不系之舟,享受书写的自由。

最后,我真诚希望,广大读者朋友能将本书看作是了解宋词的一个小小窗口,每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都有着自己的理解,这本书权当是一种进入的方式。对宋词乃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价值的再发现,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引擎。为此,我愿抛砖引玉,接受广大读者朋友的批评和指教,同时,面对未来,我的选择依旧是:不敢懈怠,继续行走!

是为序。